

『海上第一名山』崂山纪行

孙相文

巍峨崂山拔海而立,气势雄伟,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青岛东部的黄海之滨。崂山主峰海拔1133米,是中国内陆海岸线上唯一的一座海拔超千米的山峰,素有“海上第一名山”的美誉。

崂山形成于亿年前的白垩纪,经过漫长岁月的沧桑巨变,天工造化,在大自然的雕琢中,形成了雄伟壮观、奇特秀丽的地貌形态。据清代学者顾炎武考察崂山名字的由来,认为是秦始皇当年慕名而登崂山,因山路险峻,必得万人开道,千人拥挽,百官扈从,劳民伤财,所以“齐人苦之,而名曰劳山。”加了山字旁的崂则由此衍化而来。

崂山三面临海,从远处望去,山海相连,海天一色。山上怪石林立,层峦叠嶂,涧深谷幽,景色奇丽。登山望海,蜿蜒曲折的海岸,构成了许多岬角和海湾,周围大大小小的岛屿礁石,星罗棋布。海上云气岚光,变幻无常,海浪声色,交相辉映。山借海色愈显青,海借山映更碧。当地有句话,叫“泰山虽云高,不如东海涛。”作为“海上第一名山”,崂山的景致确实有它的不寻常之处。

但如果登崂山仅为观山望海,反而显得味道不足了。其实崂山的文化底蕴同样博大精深,足以与其山海风光媲美。“神仙宅”、“洞天福地”是崂山得来的美誉,备受帝王将相、文人墨客的推崇,深为名道高僧、隐士学者所垂青。史书记载,秦始皇登过崂山,在此遥望蓬莱。徐福远渡寻求仙药,据说也是从崂山入海出发。汉武帝也曾驾临过崂山,为祭祀神人。唐代大诗人李白更是足迹遍布崂山,并留下了“我借东海上,崂山餐紫霞”的名句。清代大文学家蒲松龄的作品为崂山平添了无限风光。据考证,蒲松龄曾于1672年到过崂山,并将崂山视为第二故乡。在崂山的日子,他触景生情,文思泉涌,构思并完成了日后被评价为“写人写鬼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木三分”的名著《聊斋志异》。400多篇故事中有8篇是以崂山为题材或以崂山为背景的。崂山三清殿院内曾经有一株耐冬,隆冬季节迎风怒放,每朵花都贴到了叶面,像落了层厚厚的红雪,蒲松龄正是见到了这一奇观,加之丰富想象,把这株花和另外一株牡丹变成了两个对爱情和友谊坚贞不渝的女子:红艳娇娆的花神绛雪和素衣恬淡的牡丹仙子香玉,小说《香玉》由此诞生。可惜此树早已仙逝,后来重新命名为绛雪的三清殿院前的耐冬,也于前些年香消玉殒。如今,耐冬已被评为青岛的市花。

到了近代,涉足崂山的名人越来越多。孙中山、康有为、蔡元培、郁达夫、郭沫若、贺敬之等,都慕名游览过崂山,留下了大量诗词、游记、名著,或传诵于世,或镌刻于石。1934年郁达夫应朋友之邀来到崂山,被这里的风光所陶醉,一时激情难抑,挥笔题写“柳台石屋接澄潭,云雾深藏蔚竹庵。十里清溪千尺瀑,果然风景似江南。”的诗句。有趣的是,47年后著名书画家黄苗子携夫人郁风来到崂山,郁风是郁达夫的侄女,她见到叔叔近半个世纪前的诗作,感慨万分,请黄苗子当场挥毫书写了这首诗,后来被刻在内九水的二水跨边双石屋村中的巨石上,成为一段美谈。

在崂山深厚的文化底蕴中,道教和佛教在崂山曾有着此消彼长的传播历史,现在的崂山,应该说是集道教与佛教于一山的宗教名山。崂山道教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同时道教理论也蓬勃发展。唐昭宗天佑之年(公元904年)罗浮山道士李哲玄来崂山太清宫,建立三皇殿,使崂山道教初具规模。宋末金初,道教全真派逐渐兴起壮大,全真七子来崂山太清宫,“讲道传玄,宏闻教义”,使崂山道士们皈依于全真教派。金、元、明三代,崂山道教兴旺发达,全盛时期达到“九宫八观七十二庵”。

太清宫是崂山“九宫八观七十二庵”中历史悠久、规模最大的道院,位于崂山东南角,前临黄海,一碧万顷,背倚群山,峰峦竞秀。太清宫自创建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整个殿宇分三个独立院落,共一百五十多间,历朝历代信众在这里烧香拜道,延绵至今。从太清宫,过逢仙桥、神水泉,到三皇殿或三清殿,看到的那些古树参天,无疑是最好的注释。2000多年的汉柏,1300多年的唐榆,1000多年的宋银杏,还有700多年的黄杨,500年的绛雪山茶……特别是那株汉柏,另有一株凌霄缠绕着飞上蓝天,让古树焕发了生机。

我沐浴着崂山的山海风光,领略着崂山深隐莫测的故事,品尝着历代文人墨客的千古绝唱,豁然明白,正是由于那些大名鼎鼎的文人杰作,才使崂山尽发沧海之光,堪长名山之价,使其千古流芳。

呼吸之痛 (组诗)

兰茹

就算:与雪

天暗下来  
与往事成为一种颜色  
雪不停地盘旋 封住视线和鸟巢  
封住被时间引诱后 滴落成  
蜂窝的想象

你无法逃避 咀嚼肉体的白光  
那些街巷 正在孕育  
一场人类的恐惧

就算人们在谈论壁纸边缘  
就算末日里堆积着陨石  
就算拒绝梦和眼泪  
就算一只手臂已经跨过月亮河  
就算暗夜里的人都成为流浪汉

雪依旧下着——  
你依旧搅动杯中的咖啡  
孤单的人走下洞穴  
背负重伤的天空已经溃烂

就算烟尘消落的地带有死亡  
就算太阳曾经是一位女性  
就算存在的人已成虚无  
就算一切该发生的必然发生

存在

她受困于这清寒 霜打 薄凉  
把月色剥去一层  
落叶不可践踏过的轻盈  
警醒着 满街都是

允许把高昂的头放进肘臂  
胴体 铿锵的油彩  
困死掉的虫蚁 被阻止裸露  
物质的脊骨冰凉  
暮光流过额角  
低垂地注入 锈迹斑斑  
一个矮于天堂的出口  
塌陷于乳汁 像爱音一样的自己  
慢慢地穿过雪白

白月光

——献给抗战在  
新型冠状病毒一线的白衣天使

这许多年 我学会了切割  
我爱你足够强大的内核  
白月光 不失风骨  
只需一笔

我们是如此的一致  
挣破庸俗 让肉身像熬着的药  
缓慢 融解 复原  
青铜般的影子  
不屑与黝黑板结的河床为伍

早春杂诗

王聪颖

福诗斋杂咏

庚子春宵大雪口占三绝

韶光似沐吾身,转眼风欺雪打人。  
折柳街头书作字,万般难写一回春。

今日弥天大雪飘,几人瑟瑟立长宵。  
千家冷暖藏心底,也识春归信不遥。

春回路杳似无门,漫舞琼花惹眼昏。  
今岁一行新足印,唯余雪地背留痕。

春日大雾之晨有作

朝看冷雾锁楼台,不道东风化不开。  
且喜浓时行作雨,能穿柳岸打衣来。

早春咏柳赋得三绝句

沿堤片片见鹅黄,一日柔条似个长。  
记得霜寒相逼苦,力将老干尽朝阳。

咬定荒坡独自栖,风欺每欲把头低。  
年来最是关心处,细水桥头柳岸西。

去年插得一枝春,遇见东风扑面新。  
最忆当初栽柳者,折条不识送何人。

春日冰河见剥苇者

迎霜斗雪过晨昏,已觉春风渐叩门。  
今日断头何足惜,新芦生自老芦根。

芦花二咏

死时莫道生时娇,此日成柴此日烧。  
唯有芦花心未泯,东风借力向天飘。

送罢朝阳送晚晖,心恋枯枝不恋飞。  
卷地风来趁好去,偏教几朵沾人衣。

春回大雪忽至偶得三绝

埋头故纸苦吟诗,大雪初来我不知。  
惊觉长街成素纸,凭窗急向索新词。

春雪相携幸有朋,能亲最是一河冰。  
柳枝欲软含羞色,且把珍珠玉树凝。

又听簌簌打衣声,难得春回踏雪行。  
转眼履痕何处觅,琼花漫道太无情。

春河雪后晓行口占二绝

一夜东风两岸过,雪余冰片已无多。  
丝丝尽是啜嘘水,化作春河寸寸波。

凿得冰开放钓弦,一竿头顶已先悬。  
鱼儿我道勤珍重,渔外何曾便是天?

出征情歌

出征情歌 ——献给守护神山的白衣天使 作词:齐泽琛 孙惠琴 孙惠娟 作曲:齐泽琛 孙惠琴 孙惠娟 演唱:齐泽琛 孙惠琴 孙惠娟 编曲:齐泽琛 孙惠琴 孙惠娟

作者简介

姚利鹏, 阜新人, 1974年开始文学创作, 先后在国内外媒体发表作品近百万字。著有报告文学作品集《星光》; 2018年创作的歌曲《玉龙故乡》获唱响中国作词金奖,并于2020年登上央视视百夜迎新春晚。抗击疫情以来,作者用笔驰援武汉,先后创作了三首公益歌曲,深受大家喜爱。

赶在日落前 将废弃的齿木搬走

如果河流把血和泥污都擦掉  
如果白花的骨头只是一场颓伤  
如果冬日的白云只是一场大病  
如果故乡的名字不再被反复修改

我能将牙齿再次坚固  
等同于春天的窗口 蝴蝶  
不可名状与你一同  
呼出山水与钟声

深深庭院

(下)

高丽秋

特邀嘉宾



我在新院一天天长大,成了小学生,课余时间跟在母亲身后学习简单的农活,还在南墙根处栽下了红樱桃树,甜脆的大枣树。在我十五岁那年初春,我家户口终于得到了解决,全家要搬进城里,一想到即将告别故园,心中的依恋顷刻奔涌。

绿色的大卡车开进了小村,停在大门外,我的心一下子悬了起来,心中有那么多的不舍,南墙角由我亲手栽下的樱桃树,半开的木格窗前正在衔泥做巢的燕子,院墙外大家常坐的青石凳,家族中最年长的五爷,与我闹过别扭的堂弟……这些无法带走的事物,无法同行的亲人,就要跟他们分别。

汽车开动了,出了村口,老屋前那片粉艳艳的杏花,渐行渐远最终消失在我的视线里。

进城后的新家森林公园前面,红砖房、红屋脊掩映在一片翠绿色的杨柳林中,我一下子喜欢上了这个充满诗意的地方。

刚刚搬来时,院子是父亲用铁丝网临时围起来的,后来砌成砖墙,再后来盖起了门房。母亲依然保持农人的习惯,没有脱离与泥土的亲密接触,在院中空地种上各种蔬菜。父亲也从同事家要来葡萄秧,栽种在院中,经过两三年的精心莳弄,葡萄藤长势喜人,一片绿荫覆盖在小小的庭院中,并结出一串串紫莹莹的葡萄。记得我读师范时的中秋节,我们全家人在葡萄架下赏月,夜风习习,墙上映出斑驳的影子,婆娑起舞,是一幅灵动的水墨画。我与父亲一边欣赏着,一边聊起了古诗词中与月亮相关的句子,我诗兴萌发,并在心中葳蕤生长。

后来,我自家的小院坐落于市郊,掩映在葡萄架后的四间灰色平房,古朴宁谧。白色的木制栅栏围起宽阔的院子,也围起了田园诗般雅致的生活。

夏季的小院一派葱茏,牵牛花一路吹打,沿着墙角的枣树向上攀,芍药在端午节前后绽出妖娆的花朵。这一季最使人心醉的,当属葡萄架下的水塘,当年挖出的水池里,用瓷盆栽下两丛睡莲。彼时,花还细弱,以为不会开,不想一朵红莲破萼盛开,像娇羞的少女,优雅娴静。渐渐,便有了十几朵莲同时竞放的盛况,莲花姿态各异,出水,伏在水面的,瑞然的,斜逸的,朵朵相映成趣。碧绿的莲叶碧玉盘般铺在水面上,叶下有成群的红鲤鱼自由游动,岸上的凤仙花把火红的花朵投在水波中,再加上天空偶尔飘过的丝丝缕缕白云,池塘更显现出无限活力。

闲暇时,我喜欢坐在树荫下泡一壶清茶,伴着习习凉风,边品茶边观赏睡莲。早上合拢的花朵仿佛从睡梦中醒来,将花瓣徐徐张开,金色的阳光洒在澄澈的水面,泛起粼粼波光。午后的睡莲开得正艳,一阵熏风将睡莲轻轻摇动,水中的影婆娑多姿。如若雨后,莲则更显娇美,花叶、花瓣上滚动的水珠,剔透清圆。静坐在石凳上,望着满池的莲花,恍惚间,宛如置身在画家莫奈院中的池塘,在光与影的和谐中,将梦轻轻洒落在睡莲上。

随着儿子的出生,这里成了他的乐园。夏季院内一派葱茏,各种昆虫也次第登场。一天,儿子在书房写作业,忽然一只小螳螂爬上书本,接着书包上又出现一只,后来在纱窗上看到无数个螳螂,待仔细寻找后发现螳螂卵就在门框上,育出的小螳螂四处爬行,为了让它们存活,我们把一只只小螳螂放到院中,好忙了一大阵,终于在大自然中给它们找到了安稳的家。

暑假里的一天,儿子兴高采烈地告诉我:“妈妈快看,芍药花上、向日葵叶上都是螳螂,它们长得好大。”于是挥舞大刀的螳螂,便栩栩如生地出现在了儿子的作文中。养子更是儿子的独门绝技,他把在河沟里捞来的子放养在院中的小水池里,是为了观察子子的生长情况,并记观察日记。看他整天在院中忙碌,简直成了小昆虫家。市郊小院,开启了儿子对自然、农耕的所有认知。

如今,已在外地参加工作的他,每次回到家中,仍对小院的生活津津乐道。他说这里有对耕耘、收获的体验,从对一花一果的辨认,对一虫一芥的呵护,都是他最大的生活财富。

至今,仍然眷恋承载我人生不同际遇的庭院,感恩那些亲人们。曾经无数次吟诵过欧阳修的《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曲径回廊,桃李李白,带着古韵的庭院,早已植根于华夏的文明之中,并一脉相承。

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我们不能正常上课了。

就在昨天,班主任曹老师组织我们网上开了一个班会,会上发了一条视频,视频主要说的是,这次疫情的起源,如何预防疫情等很多内容。当看到有的医生在一线治疗病人,很久都没有回家时我哭了。我还看到有些警察也因为在线上做防控工作,也想家了,在吃饭时默默地哭泣,但当有新的病人时,医生和警察都会立即振奋起来。有的医生因为劳累过度,摔在地上昏过去了,两颗门牙都摔掉了。还有很多很多的医生和警察,甚至也有被感染的,有的因为防护服很少又是一次性的,所以医护人员几乎不敢上厕所,有的穿着“尿不湿”几十个小时,有的……

这么多的英雄,大多数都不知道他们的名字,我们应该向他们致敬。当视频中的老师让我们敬礼时,我高高的把手举起,眼泪也跟着流了下来。

同学们,出门时一定要戴口罩,回到家一定要勤洗手、多消毒,不要染上这个叫做“新型冠状病毒”的疾病,保护好自己,不要给医生再添麻烦了。

《一节特殊的班会》观后感

张乐珊